

波兰最大媒体报道：华沙尸展遭质疑

【明慧网】2014年3月12日晚，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报》网站以《备受争议的尸展 第一天即遭质疑》为题，报道了当天在华沙市中心化工研究所内举办的人体尸展第一天就遭到民众质疑的新闻。

报道说：研究所内展出的尸体有二百多具，都来源于中国，这种展示中国人尸体和器官的展览，开展第一天就引起波兰华人愤怒，与此同时，波兰法轮功学员质疑这些人可能是被中共谋杀的不同政见者。

报道说：这些尸体的持有者为美国第一展览公司，来华沙主办展览会的是捷克 JVS 集团有限公司，波兰华沙化工研究所提供展览场地。展览时间从3月12日至6月结束。

报道说：捷克 JVS 集团有限公司虽然持有合法开办展览的文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这些被剥皮的人都是谁？他们发生过什么？是如何死亡的？他们也没有这些死者捐献自己身体的证明。

报道说：这些文件应该保存在美国总部。但经查证发现，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网页上有如下声明：这些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原始身体遗骸都来源于中国警方，中国警方有可能从监狱中获取这些尸体。但是（美国）第一展览公司不能独立确认展览中的哪



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化工研究所门前，手持横幅要求澄清尸展真相

些尸体是来自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人。本展览中展示的整个人体或部分人体、内脏器官、胎儿和胚胎均来自于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但对这些尸体和内脏器官、胎儿等组织，第一展览公司只能接受中国合作伙伴的承诺，却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是在中国监狱中被处决的死刑犯人的尸体与组织。

报道最后说：这些尸体极有可能是（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在传出后的七年时间里中国的修炼人数已高达上亿，对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但是这却引起中共及其党魁的恐慌，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前提下，于1999年7月以莫

须有罪名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牟利。法轮功学员注意到，在中国大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附近就建有尸体塑化工厂。法轮功学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被活摘器官的尸体经塑化后可能被再一次出售，这是中共魔鬼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

波兰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强烈要求波兰政府调查这些尸体来源，要求对尸体取样做基因检测，要求事实真相，坚决反对打着“科普”的名义实施犯罪行为。波兰法轮功学员认为这种展览不仅应当关闭，而且应以法律形式被永远取缔。

尸展的真相震惊了波兰各界人士和媒体，法轮功学员受到波兰人权组织和波兰议会的支持。◇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举办讲真相活动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市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

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并向当地市政厅、安全局、警察总署官员及当地市民派发真相资料。◇

一个带给人生命转折的日子

文/吴艳霞

四、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排列，地面干干净净，见证的路人耳目一新，称道：“从未见过这么高素质的人。”

【明慧网】1999年4月25日前后，我正忙于学校运动会，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后来通过我们天津金玉琴和金玉萍姐妹一家的经历，我对“四·二五”事件有了较深的了解，我的人生道路也随之而发生了巨大改变。

当时金家开着一个工厂，俩姐妹和金玉琴的儿女都在修炼法轮功，金玉琴的丈夫赵光很忙，没修炼。对于妻儿炼功，到处弘法，因妻子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邻里关系也特好，丈夫觉得反正有百利而无一害，从不反对，也没做太多了解。

4月25日那天，因为天津有四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被抓，天津政府对上访的学员说抓人的命令是北京下的，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于是金玉琴要去北京上访，赵光就开车送她去北京。

上访的地点在中南海附近的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到那儿一看，人多得看不到头看不到尾，却秩序井然，就像是到了另一世界，就那场面一下就把赵光惊呆了！他是60年代出生的人，一直就处于那种斗争的状态，他原本想自己媳妇肯定也是去慷慨激昂地喊口号，打标语啊，去抗议什么的。可结果，他说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和平、

理智与祥和，一个人、两个人那么静静地可以做到，可上万人，这么大的群体都那样，离开的时候地上连个烟头都没留下，电影里没见过，生活中也没有，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整个人一下子就改变了。

回来以后，赵光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法轮功，“四·二五”使他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同年的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公开的迫害，刚刚开始修炼的他就去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他们夫妇俩，连妹妹一块儿都被抓了，丈夫被劳教了2年，家中就剩下一双14岁和11岁的儿女。

那天我去他们家看孩子，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就担心他们因为父母被关押，受到歧视，问他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呀？可这个刚上中学、本该受父母呵护的男孩却说：“我们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怕什么，我们父母没有偷、没有抢、没做任何有害国家和社会的坏事，他们不就讲句真话吗？如果连说真话都被禁忌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出人意料的的话令我惊叹！

我教了18年的书，一直是我高高在上地教育学生，今天孩子们真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我惊讶，因

为从没见过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遇事不惊，我说你才多大啊？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他说：“我是修炼人，按师父教的‘真善忍’处处做好人，不怕别人歧视。”

尽管我当时也已修炼法轮功两年多了，但我有26年的党龄，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我也知道它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可那“与党保持一致”的党性还死死地拽着我，当时天津市长在中央电视台说“天津没抓一个人”，我知道他们在跟全国人民撒谎，我们区的学员就被抓了，我却没站出来说真话。孩子的那句“连说真话都被禁忌，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那一刹那，那个操控我半生的“党性”开始被冲破，我发现了远远超越它的力量。◇



图：现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吴艳霞女士，虽并未亲历当年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但她认为这

一天也给她的人生带来重大转折。

张新子有口皆碑 遭冤狱几近失明

——“连这么好的人都抓，共产党真的要完了”——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张新子是湖北省浠水县汪岗镇杨祠村居民，一直做着小本的农业运输和收购生意，他修炼法轮功多年，是当地有口皆碑的好人。然而三年前张新子被浠水县政法委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其间被看守所恶警殴打致几近失明。又被非法判刑七年，在湖北沙洋监狱第五监区遭迫害。张新子的九旬母亲，目前已哭瞎了双眼。

张新子修炼真善忍，为人善良，所做好事数不胜数。

杨祠村路口是一座小桥，由于路况不好，桥边又没有栏杆，每年过年

过节交通事故频发。每次遇到外地人出意外事故，那些路边住的老人第一反应就是喊张新子来帮忙。

对于轻微伤者，张新子就把他们接到家里照顾。也遇到过好几次重伤又无交警询问处理的，张新子毫不犹豫地用小三轮车送去医院救治。

汪岗镇杨祠村的村民们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对夫妇骑摩托车超速疾驶，撞在了桥前面的杨树上，二人头上血流不止，妻子伤得太重昏迷，丈夫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旁观的人怕惹祸上身，没有谁敢上去帮他们。

张新子把自家的小三轮车开了

过来，将二人背起放在车上就开往当地县医院，由于抢救及时，二人转危为安。伤者家属赶到医院后，对张新子感激涕零。

就这样一个好人，只因他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就遭中共邪党绑架、被恶警殴打几近失明、被诬判七年。张新子九十五岁的老母思念儿子，已哭瞎了双眼。

村民们义愤地说：连这么好的人都抓，共产党真的要完了。张新子的邻居也都叹气道：我们以前碰到什么困难都去叫张新子帮忙，这共党太坏了，抓走这样的好人。◇

现代法西斯集中营“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罪恶（八）

（二）湖北省法制教育所的基层干部 恶人恶行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武汉市洪山区段玉英还在家中做饭，被洪山区“六一零”的四个人绑架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段玉英第一周没有上二楼学习，在一楼“监室”，段玉英开始炼功。一周之后，两个人把段拖上了二楼。但段没有放弃在一楼炼功。包夹把情况告诉了洗脑班。一天，段玉英在二楼遭到龚健逼到角落后“掴耳光”。龚健边打边说：“我叫龚健，手机给你也可以，是你来见我，是你把我招来的。你还炼功啊？！”

（2）邓群，男，三十岁左右，身高在1.78米，体重180斤左右，戴副眼镜，自称是律师，前中南政法大学毕业，曾在武汉女子监狱干过，其妻子是空军十五军驻孝感航团的现役军人。以下为其罪行之一斑：

二零一零年六月，湖北省残联工作人员、武汉法轮功学员刘丽敏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到期，又被劫持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二分队迫害。开始十余天是拳脚相加，后来是警棍不断，刘丽敏的身上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刚开始电她，她还喊一下，后来，电的她完全不出声了。只是皱着眉头。后来，再电她，她连眉头也不皱了，

一点表情都没有，完全站不起来，只能瘫坐在地上。上、下楼只有靠两个打手架上架下。打人凶手之一是邓群。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安陆法轮功学员陈爱芳被安陆国保大队陈旭东、周洪海从安陆第一看守所送到“湖北省法制教育中心”。恶警邓群对陈爱芳说：“法轮功在中国不合法，在国外是合法的，你去外国炼没人管，我们这里是法制教育中心，我们不要你的良心，不要你的真心，就要你按照我们这里的规矩做……判刑七、八年的服完刑也得到我们这‘转化’了才能出去。”

张伟杰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在单位上班时，被绑架到湖北省法制教育所，邓群开始殴打张伟杰，并说：打你怎么了，想打就打，我养的宠物我舍不得打，打你我看心情，心情好我少打几下。张伟杰证实道：邓群行凶时，总是带着一个叫“小红”的黄冈女孩（小红，女，二十岁左右，1.55米左右身高，黄冈人，卫校毕业）。一次，邓群透露省法治教育所里有一套完备的整人手段，他们决定要对我采用这个手段，并画出流程：罚站；打；绝食（实际是不让人吃饭）；灌食；不让睡觉；吊铐；打毒针（下药）；电棍电。之后，他们开始动手，最先

动手的是邓群和省法治教育所里的另一个打手胡高伟，他们用拳头打我的头，并开始不让我吃饭，不让睡觉，每天二十四小时强迫我站立。邓群等人几个负责每天给我灌食二次，一般一次要灌一个多小时，其实就是折磨人，他们不停地把灌食管插入，拔出，让我感到痛苦不堪，灌食一般在每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每次灌一大桶，有时两大桶，所以每次灌到一半，胃里装不下，就开始往上返，从嘴里往外流。这时胡高伟就开始拿着报纸把我吐出来的东西往我脸上涂，往头上涂，兴奋地喊，就是这个效果；并用东西往我头上、脸上打，周围人都跟着兴奋地取笑。我的食道开始化脓，腿肿得很粗，脚肿得象大馒头，生殖器肿得要双手才能捧住。

（3）江黎丽，三十多岁，湖北省法制教育所二中队副中队长，警官学校毕业，原沙洋劳教所二大队恶警。多年来，电人、打人、拽女人头发，让她的面色变得越来越丑恶。她有时会抱怨在这里做“法制教育”的“艰难”，而作为警察，江黎丽是个法盲。以下为其罪行之一斑：二零零九年九月，一位赤壁的婆婆，在洗脑班喊“法轮大法好”，江黎丽和彭刚用电棍电，并将婆婆的下巴卸掉了。（待续）

“齿轮”、“螺丝钉”与“平庸之恶”

【明慧网】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说：“极权政府的本质，在于把人非人化，……使之完全变成行政机器上的齿轮。”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极权统治邪恶的实质，还揭示了被其操控的人的真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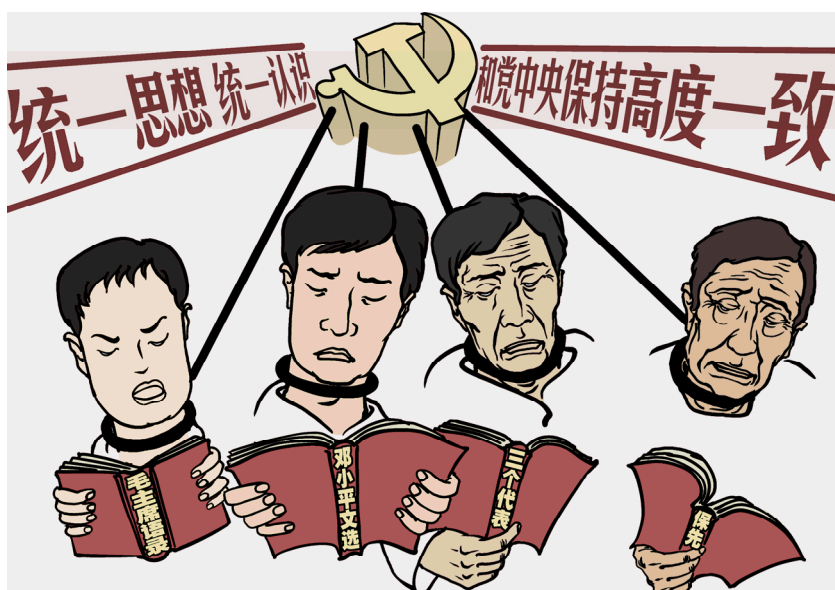
阿伦特的这段论述源于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最终方案”执行者，负责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对几百万犹太人的死负有重要责任。艾希曼在法庭上说，自己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只不过是齿轮系统中的一支，只是起到传动的作用罢了。”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艾希曼在沿袭纳粹高官统一的狡辩，但阿伦特却看到了艾希曼和“齿轮”之间的实质关联。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是个没有思想、没有正邪判别能力的平庸之人，除了服从命令以获得晋升外没有其它的动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然而正是这种无思的平庸和顺从，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为此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即：无思的平庸之人，会对权力顺从而行恶。她还指出，这种恶之危害远甚于人类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危害，甚至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阿伦特所说的“无思的平庸”，正是人异化为“齿轮”的要素；而服从，则是“齿轮”的特性。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观点被著名的“米尔格兰姆实验”（后来又被称为“艾希曼实验”）所证实。实验结果表明，当人服从于一个来自权威的命令时，会做出意想不到的残忍的事情，甚至是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感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情。事后了解这些实验对象的心理发现，服从时的人会把自己看作是不用担负道德责任而行的人，仅仅只是外部权威的代理人，从而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是在犯罪。这种顺从和麻木，显然就是“齿轮”的另一种表述。

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这些麻木的“齿轮”，纳粹屠杀机器才得以转动起来，于是有了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象制造产品一样有计划、高效率地生产尸体，大屠杀之类的邪恶念头也就得以变成现实。纳粹头目当然知道“齿轮”们对于大屠杀的意义，所以除了用自上而下的命令，还有意运用洗脑术，打乱人的正常思维，打造出更多更纯粹的“齿轮”。

由“齿轮”一词，中国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螺丝钉”，现在很多人都不再怀疑，中共当初提倡人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漫画：《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实质是为了让人们永远成为它的傀儡，它手中驯服的工具。

“螺丝钉”有个更赤裸的说法：“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一上来就把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给取消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移交到了中共的手上，这样人们也就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一马当先，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这无疑印证了“米尔格兰姆实验”告诉人们的另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服从的人再被灌输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就会毫不犹豫、欢快地作恶。中共用洗脑术催生“平庸之恶”、精心培养艾希曼式的作恶工具的险恶用心由此可见。

由于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现在很少再赤裸裸地提这些话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而是它知道，“螺丝钉”的改造已经完成，屠杀机器随时可以运转起来；或者说平庸之恶的转基因种植已经成功，需要的时候只要稍加诱导就可以开出恶之花。不信看看在迫害法轮功中，经常就有人一面行恶一面叫嚣：“共产党给我钱，我就听它的”、“共产党说不准练就不能练”、“共产党说你犯罪你就有罪”、“我们不讲法律，只讲政治”等等不一而足，其见利忘义、自甘为奴的小丑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之配套的就是一系列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如洗脑转化、酷刑折磨、刑讯逼供、造假陷害、枉法裁判，将人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甚至活摘器官牟取暴利——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无不将“平庸之恶”发挥到极致，以致纳粹时期的艾希曼们都难以望其项背。

这些中共和纳粹党徒的变异心理和变态行为，充分验证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之恶的观点，即极权政府将人变成“齿轮”、“螺丝钉”的过程，就是摧毁人性、毁灭人的道德良知的过程，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